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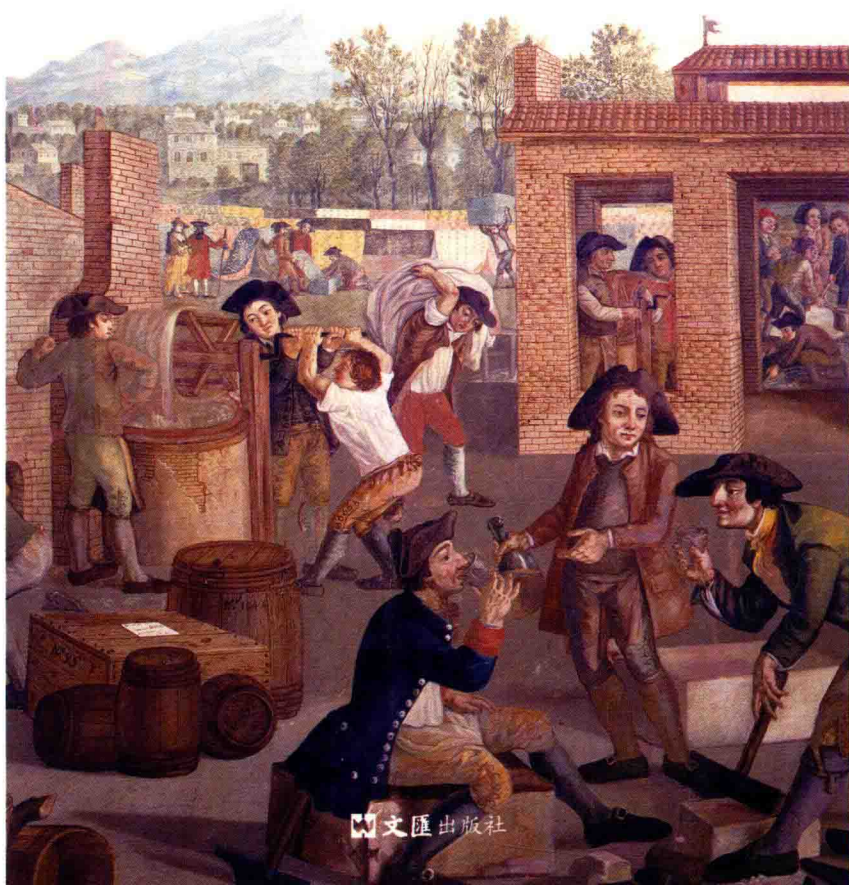
Dire et mal dire
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 舆论与谣言

〔法〕阿莱特·法尔热 著

陈旻乐 译

Arlette Farge



文匯出版社

Dire et mal dire
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 舆论与谣言

〔法〕阿莱特·法尔热 著
陈旻乐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 / (法) 阿莱特·法尔热著;
陈旻乐译.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496-2103-3

I. ①法… II. ①阿… ②陈… III. ①法国大革命—
研究 IV. ① K565.4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5224 号

Dire et mal dire

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

Arlette FARGE

© Éditions du Seuil, 1992

Collection *La Librairie du XXI^e siècle*, sous la direction de Maurice

Olender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7-286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

作 者 / [法] 阿莱特·法尔热

译 者 / 陈旻乐

策 划 / 陈 丰

责任编辑 / 何 璟

装帧设计 / 李照祥

出 版 / **文 匯** 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发 行 /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 010-68423599 邮 箱 /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装订 /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920×1270 1/32

印 张 / 10.5

ISBN 978-7-5496-2103-3

定 价 / 55.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方联系。

我用自己不曾活过的日子来装点我的生活。

——帕斯卡·基尼亚尔^①

① 帕斯卡·基尼亚尔（1948— ），法国著名小说家和散文家，代表作《秘密生活》《罗马阳台》《游荡的影子》等。（本书脚注为译注，尾注为作者原注。）

前 言

在 18 世纪，轻率的、反抗的、狂怒的抑或辱骂性的言论四起，形势严峻。国王大肆追查，试图把言论囚禁于监狱的高墙之内。于是，它们要么虚耗在警方的审讯记录上，要么被记录在某条关押的命令中。历史学家捕捉到了它们，并声称：它们是有意义的。于是，他们追逐着被追查的言论，并构建起人们所说的“精神实体”。这是最后的陷阱吗？是捕捉过去、充满幻想（总之是诗意的）的历史学家的众多化身之一吗？他们曾经错过了那些言论，但现在，正费力地将它们从故纸堆中摘录出来，希望归还它们被国王夺走的那么多年的自由。

当然，这是个梦想，但也是一种信念。靠近那个时代各种事件的言论发生之地，研究那些流窜于街头巷尾的观点，可以构建出故事的情节。如果没有人用心去收集它们，四散的言论将永远保持沉默。当然收集它们，不是为了给它们建个博物馆，而是透过它们看似无足轻重的外表，去找寻那些或反抗或赞同的深层意味，而这些都是从那些从来没有被征求（亦未授予）过话语权的人们口中迸出的。

完全重现那些无名之辈的批判之辞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家很清楚自己时常会遇到言论的缺失。这样的言论是无法复原历史的，尽管研究者努力在原始资料中寻找，希望它们历经

岁月依然鲜活生动，但言论依然是个谜。如今只模模糊糊地确定那些躁动、呼吁和感慨，还有那些秘密对话或公开言论存在过，并且造成一些（有迹可循）的行动，以及历史上无数重要的时刻。有时，沉默的资料中会打开一个缺口，言论被记录下来，通常是因为那些言论引发了公愤或是勇闯某个禁区。这可能是某些忠于职守的警方密探从公共场所打听来的八卦；或者是某些对激烈而颠覆性的运动充满好奇的专栏作者报道的对话；也有可能是被他人检举、被判违法的言论，其始作俑者会遭到追捕；还有那些涂写在墙上的字迹和散落在地的传单上的文字。

整个 18 世纪，言论都折磨着当局。关于这一点，当言论是表达反对意见时，大家都能理解；然而，当它们看起来毫无意义，甚至是在歌功颂德时，当局依然备受折磨，这就很让人吃惊了。“支持的话语”所带来的困扰并不亚于“反对的话语”：这是严重损害君主制最深层的思想之一，按照这一思想，庸俗且易冲动的民众根本就无权妄议时事。万一有什么公共事件必须征得民众的同意，一般也是通过常规的礼仪、节日庆典、宗教仪式或是惩戒性的方式来实现的。

这些言论，对各种好的、不好的事件发表意见，表明客观存在且显而易见的事实：巴黎人民并不盲目地接受他们生活的现状。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对民众恐惧至极的君主政体看来，人们对事件的看法，以及对所见所闻发表的言论，居然毫无意义。我们应该调查这一领域，揭示话语管

控的意义所在。重新收集这些言论并非易事，因为它们已经分散在不计其数的资料中，可是一旦找到，就可以提出各种相关的问题：它们的历史、存在的理由、话语的动机以及随着时代与事件而形成的不同转变。18世纪正如其他世纪一样，充斥着谣言。这是一个特例吗？可以说这是公众舆论或是某些政治立场的表达吗？这个提问是很大胆的，可能给人抓住时代错误的把柄，我们都知道那个时代，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男男女女都是国王的臣民而非政治主体。然而，这也是最实在的问题，不是为了再次找寻世纪末那场奠基性事件——法国大革命——的根源，而是为了将言论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运动之中。表达出来的言论与广泛传播的舆论，在言与行的间隙中产生距离、制造歧义并且组织起某些新事物。故而，要在它们产生的地点以及它们涌现的中心牢牢地掌握它们，这样我们才可以读到：“新事物的形成，福柯所说的‘时事’出现了。”¹

18世纪的时事是由一介草民在炽热的公共空间发出的、经常被惩戒的言论构成的。我们都知道，小说家们喜爱这些生动的言语，以此表现不为人所知的悲剧或卑微的放弃。我们知道他们想通过对话的艺术让人认知这一“鲜活的实体”，尽管艺术从来就不能改变实体²。把这美好的任务留给他们去完成吧。而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努力剖析话语以提取其意义，他们特别渴望为那些不值一提的小事、俗事命名，那些日常的言论往往一说出口就消失了。但就是它们，插入原先密不可分的时代之间。这个插入的空隙产生了时事。应该这样说：“他曾为粗鄙的话语困扰，他必须把它们说出来……”³

导 论

本书的写作受到一本经典著作的启发，即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¹，同时建立在某些历史学家近期所关注的问题上²。哈贝马斯展现了18世纪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是如何诞生的；它被理性所统治，这个理性是可以质疑国王和宫廷权力的。在这个领域中，开明舆论得以形成，充满合理性与普遍性。当然，这与个人观点毫不相干，却可以通往某种存在争议的“真理”，并反对完全被王权所控制的宫廷的公共领域。文章、编年史和报刊都成为表达新观点的阵地：精英们在那里发表自己的观点，在明确的历史框架之下，形成一个文人批判的领域。此处哈贝马斯看来，舆论“反射出运用理性的个人所构建起的公共领域”。他的整部著作都在研究这一模式，并且一上来就明确指出对这一既定历史样式（即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研究“要把一个一直被压制的平民公共领域的变体丢在一边”。

“被压制的”？让我们围绕这个词展开思考。既然这个领域曾被压制，那就表明它确实存在过。那么，为什么不能找到它的表现形式？确切地说，阅读哈贝马斯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哈氏还写道，法国大革命时，“已摆脱了文学层面的公共领域突然发挥了作用。这一次，身为主体的是没文化的民众，而非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有三个词值得注意：“民众”、“没文化”以及

“主体”。在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所谓没文化的民众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他们完全没有文化吗？他们是在 7 月 14 日之前开始“发挥作用”的吗？作为主体，他们怎样看待自身的？是谁的主体？他们是如何被看待？谁来对他们进行思考？

如果要用更加学术的词语来表达，或许可以说，本书旨在勾勒普通民众在面对一些事件和王室盛举时或赞同或不满的政治形式，探讨公众舆论的存在，发现并确定它们的动机。这类问题，如果没有进行预先思考是难以提出的。“公众舆论”不是一个容易被掌控的对象。当其涉及旧制度时，要加倍留心，并在方法论上保持谨慎。否则就会陷入简单的时代错误或是严重的表述错误中。事实上，“公众舆论”，从其常用的表达来看，“与议会民主制联系紧密”³，这显然与 18 世纪的情况不符。不仅如此，在那个时代，民众与政治无关，并被千方百计隔离于政治之外。所有出自平民之口的观点都被视为疯狂的、冲动的和荒谬的，正如孔多塞在 1776 年定义公众舆论时所言，“它源于最愚蠢亦最不幸的那些人。”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本书要探讨的对象无从找寻？本来我早就应该放弃了，但是我坚信，一个社会的某些部分总是在正式结构之外起作用⁴，那么就可以从这样的差异中研究现实的过程、显示和结构。要构建历史对象，必须了解社会角色，了解他们的策略、言论、行为，以及一些见不得光的操作。

如果真是这样，从禁止普通民众拥有真知灼见的 18 世纪的某些言论中探寻其动机，就不那么冒险了。我们的研究涉及悠久的传统，1601 年，皮埃尔·沙朗^①在其著作《论智慧》(*De la sagesse*)中写道：

民众……总是嘟嘟囔囔低声埋怨着国家，对它的统治者和领导人们尽情诽谤且出言不逊……总之，那些俗人就是野兽，思考的尽是虚幻，所言尽是虚假和谬误，所谴责的都是好人好事，所赞扬的却都是坏人坏事，所肯定的都是无耻的事，所做的和准备做的只不过是十足的蠢事。⁵

从 18 世纪那些学识渊博的自由思想家（如加布里埃尔·诺代，著有《政治与政变思考》，罗马出版社，1639 年）和众多哲学家及回忆录作者那里，我们找到了这些几乎未被触及过的主题。然而，在启蒙运动时代，有些事情不一样了：成立于 1667 年的巴黎警察总署，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安插信息员身上，他们负责在某些公共场所（散步广场、小酒馆、公园、广场和十字路口）窃听关于国王和一些重大时事的议论。警方的暗探和密探们（被民众称为“苍蝇”^②）走街串巷，无论是欢呼还是交谈，都会被他们写进报告里，按时呈报给警察总监。而

① 皮埃尔·沙朗（1541—1603），法国哲学家，蒙田的好友。

② 法语中，密探（mouchard）与苍蝇（mouche）的单词相似，同时这一称呼还源自 16 世纪臭名昭著的密探安托万·穆西（Antoine Mouchy）。

后者在每周一次觐见国王之时，会让君主了解时局。

这些系统记录民众言论的报告并非无关紧要的消遣，它是警察系统的基本活动之一。他们整天琢磨人们说了什么，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并负责将其中的主要部分上报当局。

很显然，我们正处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中：在巴黎，民众对各种事件（可见的、真实的、日常的）发表意见，那些合情合理、有针对性的政治意见却遭到当局的否定。与此同时，当局密切监视着民众，特别是，通过一个充斥着“苍蝇”、密探、暗探的警察系统来监视。这个系统其实是镇压或者杀一儆百策略的一部分。当一些大型的社会政治事件突发时，这一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事件包括战争、签订和平条约、骚乱、议会危机，以及冉森派^①的反抗。在日常生活中这一矛盾也表现得很明显，尤其是当物价上涨或频繁出现行刑处决时。

尽管被官方隔离于政治领域之外，那些“观点”还是变成了君主制政府的众多困扰之一，有时也让它不得不明确表态。这必然会产生广泛传播的效果，触发当局、事件本身以及民众之间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行动与回应，引发一个奇特的螺旋状效应，形成公共表达的新形式。尽管这些意见是以一种非常规的方法表达出来的。普通民众说的话没有生命亦无身份，既是政治的禁区，又

^① 冉森派（jansénisme），17世纪30年代由荷兰神学家冉森（Cornelius Jansen, 1585—1638）的宗教理论而发端的天主教派。17世纪中期传入法国并迅速发展，因其主张与主流不合，于1653年被教皇定罪。自17世纪末起，此流派的影响扩大至各领域，有了明显的反对绝对王权的政治色彩，也因此遭到残酷镇压。

是社会实践的老生常谈。在政权的围追堵截中，它有了形象与生命，在体制的核心中发展起来。矛盾的是这一体制既否认公共言论，又揣测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了它。无论存在与否，关于时事的公众言论始终存在一个中间地带：在政治的外围和总是受到质疑的、人们习以为常的领域之间。

上层肯定的、政治上的不存在，却要面对确确实实的存在。这种矛盾滋生了新的尖锐的意义。正是这种矛盾决定了在整个世纪里，君主制与民众一直在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模式。抱怨和批评存在于被政治领域排斥的状态下，因此既在政治之外，又在政治之内。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继续研究它们，否则就会出现时代错置。就算 18 世纪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公众舆论，也还是有一些民众的意见，无论其形式、内容还是作用，都在君主政体内部发展着。君主制在拒绝它们的同时也赋予了它们生命。在这种奇特的压力之下，谣言四起，也许在某些时刻它们不受约束。

根据这些观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如果任何人都能够批评⁶，那么为这种能力书写历史就可以构建一个批评能够在其中行动自如的领域。总之，只有当我们努力把民众的抱怨和不满与其所处的环境相关联时，它们才能成为历史关注的对象。历史环境本身是变化而复杂的，因此最好将怨言与不同现象的多样性“挂钩”：引发谣言的事件是什么？地点又在哪儿？正是这些事件和地点在某些时候让这些话语统一起来。围绕着哪

些事实，民众批评所涉及的主题集中起来并得到证实？这些被传播的言论接受的过程（镇压是其中之一）是否促使它们失败或是重新活跃起来？

将思考关联起来避开了两大陷阱：一是将煽动性言论视为静止不变的（无论何时，人们都会批判他们的政府及生活条件）；二是想要在被法国大革命终结的18世纪里找到一种有争议的观念，它不断地自我强化并在1789年到达高潮。让我们远离这些观点，以便全身心地研究公众舆论这一跌宕的线索，它们形式多样、错综复杂，与政府机制、政治事件、社会话语和实践都有特殊的关联。

包含公众舆论的各种资料有：编年史、报刊、回忆录、警方笔录、大量的手写新闻，还有巴士底狱的档案。

舆论的栖居地以自己的方式构建着舆论，为了不同的目的占有舆论：历史记录者和回忆录作者们嘲弄舆论或为此担忧；警方监视舆论，随时准备揭发；地下媒体则从中获取信息以支撑自己的反对意见；而国王则认为收集舆论是为了更好地统治，等等。于是，这些舆论就在蔑视与禁止、骗取与占有之间流动着。言论见证者们的社会政治机能就是本书第一部分的研究对象。

第二部分着力分析谣言的形式与动机：它是怎样出现的？在其立场背后有着怎样传统或特殊的原因？

最后一部分仅围绕一份原始资料（巴士底狱的档案）展开，研究那些对国王图谋不轨（恶意中伤、辱骂、匿名信、阴谋或

是揭露阴谋)而被囚禁起来的人的资料。这些来自巴士底狱的言论,让我们得以发现国王和臣民之间复杂而模糊的关系,以及舆论形成的时期。

认真浏览满是他人言语的资料,也许会读到或者猜到某些以前我们不太关注的微妙话语或某种日常知识,因为我们以为它们并未成型,甚至从诞生就是残缺的。

| 目 录 |

前 言	/ 1
导 论	/ 1
第一部分 日记、报纸和警方记录：街头流言	/ 1
第一章 被轻视的言论，被追查的言论	/ 5
第二章 引人入胜的言论：控制、侦讯与反抗	/ 23
第二部分 谣言：形式与动机	/ 73
第三章 多变性与碎片化	/ 77
第四章 动机	/ 104
第三部分 反对国王的言论或巴士底狱的档案 (1661—1775)	/ 171
第五章 “谁能阻止我杀了国王？”	/ 183
第六章 “你英勇的臣民值得拥有一位超越 他们的国王”	/ 212
结 论	/ 281
注 释	/ 285

第一部分

日记、报纸和警方记录：街头流言